

# 我永懷的印順導師

開印比丘  
著



一代宗師、思想巨擘、佛教精神領袖印順導師，6月4日上午10點07分，以百歲高齡在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安詳辭世。

聖嚴長老推崇導師為：「人間佛教之父」，陳水扁總統褒揚為「佛國瑰寶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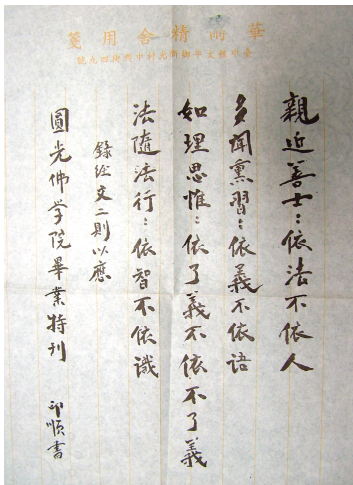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臺灣《中央社》6月4日報導：「(印順導師)之所以獲國外學府評價肯定，主要在於不受宗派佛學束縛，判攝與釐清印度佛學本源，以及對中國佛教疏通理解，迥於一般俗流，尤受海內外學者推崇。」

同日，TVBS 新聞亦說印順導師：「終身奉獻於佛教，他的貢獻，被譽為『玄奘以來第一人』，印順長老提倡『人間佛教』概念，更讓佛教發揚光大，揚名全世界。釋昭慧法師：「他希望佛弟子不要迷昧鬼神之說，不要走向淺化的道路，但也不要獨善其身，應該活出兼善天下的精神，這就是人間佛教。」

印順導師走了，亞庇慈濟功德會翁敦學（濟隆）委員來山促談，希望我蒐集並撰寫一篇與導師的因緣。西馬佛教《福報》雜誌亦來函，要我談談「眼

中的印順導師」。此後的翻箱倒櫃或開機作業，都似乎是在尋找這位老人的蹤影？

手裡端著一堆泛黃舊照、墨寶、親筆信件，一股說不出的悲感，湧上心頭。白居易說：「往事勿追思，追思多悲愴！」（《有感詩》）親不在，才猛覺昔日的一切可貴！一筆筆資料，一張張照片，總是讓人不捨，牽動了感性，思緒起伏……。





## 第一次知道「印順導師」

印順導師生於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清明前一日；一個是在1968年出世的我，我們倆個年紀差距一大把（62歲），豈敢妄稱師徒？雖有親近機緣，套

句「私淑」比較實在。導師，堪稱我師公輩了。

自86年歸依三寶後，較多時間在沙巴·慈音精舍佛法研修會活動，首次知曉「印順導師」的名號，就從這裏開始。緣由是一套由馬佛青總會錄製、臺灣宏印長老主講的「怎樣讀《妙雲集》」的錄像帶所留下印象，這是87年的事了。這段善緣，使我至今仍與長老保持來往，私下也常對人提起：「儘管是藉助錄像帶接引我進入印順導師智藏法海，若論實際，非宏印長老莫屬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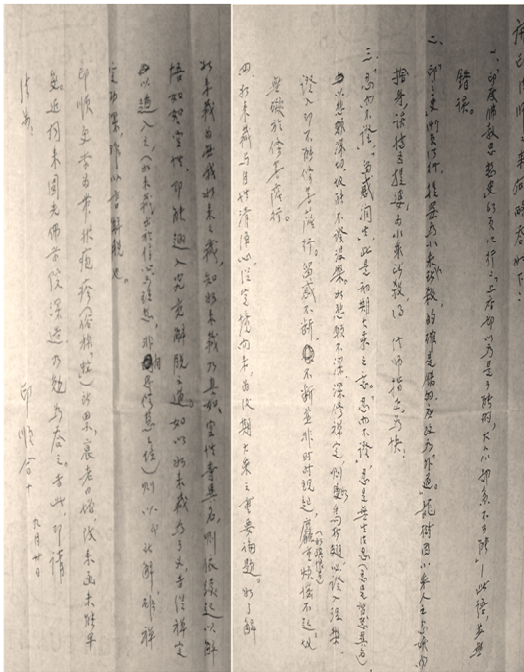
赴檳城前，因在精舍靜修兩個星期，空檔時間翻讀一些館藏佛書，其中即包括《妙雲集》中的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、《佛在人間》二書，也許這是我走向「人間佛教」出家路的濫觴。

我與檳島有緣。87 至 90 年在洪福寺，那裡學佛因緣殊勝，繼程法師每星期的《佛法概論》，馬佛青每年「高級佛學研修班」、弘法大會等我皆有參與。

據說那年代《妙雲集》學風興盛，形成固有的周邊助緣，催促了我加速閱讀導師著作，如《成佛之道》、《佛法概論》、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、《性空學探源》、《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》等。後來，為了更有系統深入，並委託馬佛總流通處負責代購一套小藏經《妙雲集》，搬回寺裡慢慢研讀。

### 初次拜見導師

第一次寫信給導師，在 90 年底。之後，赴臺趕考「圓光佛學院」，那年恰好是圓光改辦學制的大學部第一屆。年終，到臺中霧峰萬佛寺受具足戒，戒會導師是印





順導師，說戒和尚乃導師及門弟子——演培長老。  
我在這裡，第一次親見了印順導師。

入圓光大學部的第七天，收到左下方註明「印順」從華雨精舍寄出的一封信，驚喜萬分！這是導師 9 月 30 日寄出的親筆信。內容除了簡覆佛法問題，附說：「近聞來圓光佛學院深造，乃勉為答之。」他怎麼會知道我來到圓光？當時沒問，現在也不會有答案了。

## 第二次親見導師

在 1991 年 4 月 28 日。之前，是正聞出版社負責人性瑩法師來圓光轉告導師的交待，說導師下星期將北上福嚴（那時還是女眾佛學院），希望我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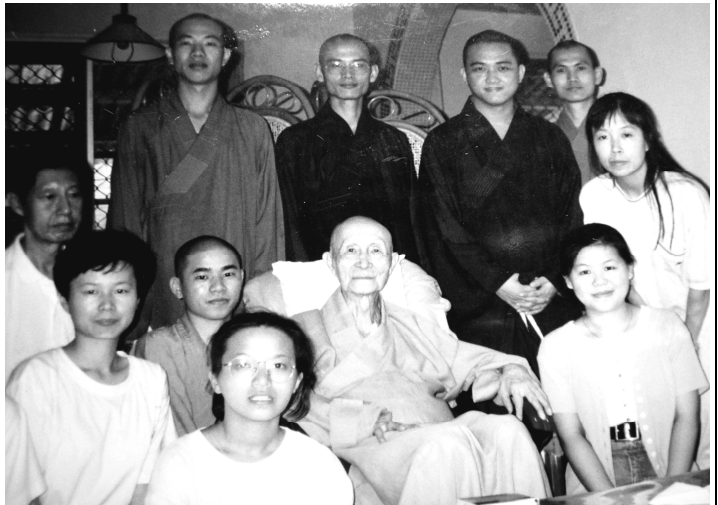
安排到福嚴一趟，以便面答信中疑問。其中一項，記憶猶新，是請教有關《阿含經》中阿羅漢斷了煩惱是否還留習氣？導師簡潔回答：「四阿含經的集

成的時代，還未有阿羅漢斷了煩惱還餘留習氣的說法，這要到了《小部經》的出現，如「自說經」（忘了，不確定？）等才較明顯。以後部派乃至大乘佛教的主張（阿羅漢仍留習氣），大體是沿襲此一路線而來！」是日有開詮法師伴行，第二次親見導師的因緣如此。

### 多次拜訪過導師

91至96年的五、六年間，亦多次拜訪過導師。印象中，我曾與如恒、如智、如範、開賢法師，朗靜山曾孫女郎亞琴（剛從加拿大返臺的教育心理學博士）、還在日本研究的莊端巖，及中央大學太空研究所深造的楊宏毅居士——即後來福嚴常任導師侍者的

長慈法師  
（乃導師  
徒孫）等人  
到過台中  
華雨精舍  
拜見導



師。幾乎每次都會見著侍者——明聖長老尼，彼此見面多了，好像也很親切地認識了起來。

94年7月26日南投永光別苑拜訪導師，別苑僅此一次。當時台大歷史系的繼藏法師與學友們主辦「清淨之旅」大專佛教生活營，授課老師除我、繼藏法師，還有開照法師。活動結束，與傳悟、開詮法師等及佛友們到別苑拜見導師。臨別前，導師給我叮囑：「活動不要太頻繁，多留點時間在經論上。」記得我當時合掌說了一句「依教奉行！」。不過世事無常如電光石火，稍縱即逝，待我真正靜下心禁足自修時，一晃就過了十一個年頭，導師也在這時候捨報而去！

到了96年，應第八屆院長大航法師之邀，受命到福嚴接任教務主任。在福嚴，我與導師的寮房只隔一間，終於成了鄰居。只要導師在福嚴，我們皆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請法機會。

後來，才知道導師每天皆有日常作息上的慣性規律，餐餐萬年菜單（飲食沒多大改變），生活淡泊，遠離憤，典型像《阿含經》裡描述的阿蘭若比

丘。導師在福嚴，有時路經門口或有事找導師時，也許裡邊的一片恬靜，常誤以為沒有人。

福嚴每年國曆 4 月的金剛法會（導師生日）那一天，導師總是避壽他處去。聽說十年前（忘了，不確定？）亦即導師九十歲那年，真華老長請導師回福嚴，好讓歷屆讓同學們祝壽，但導師婉拒了，並說：等他活到了一百歲再談吧！去年（2004）4 月 30 日為導師慶祝百歲嵩壽，那天歷屆師生、諸山長老蒞臨福嚴，導師也終於「回來了」。





## 思想中的靈光啟發

我是晚輩，與導師差距 62 歲，不似演培、仁俊、幻生、印海長老等有這份親依止的福份，與導師共事共處，親侍在側，我沒那份福報，深信直接得到導師身語二教感化的力量是很親切的。

晚輩如我者，說親炙過導師又不像，總得來說「言教」還是偏勝（多），見面不是請安，就是請法，充其量是「私淑」的弟子罷了。

### 1. 《印度之佛教》及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

檳島三年，嚴格說來在《印度之佛教》及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用功最勤。對於教史演變最感興趣，脈絡分化也最為清晰，這些對我日後這十多年來，無論在經教上、止觀修習上乃至護教的基礎認知上皆獲益菲淺，正如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（序 p4）中所說：「治佛教史，應理解過去的真实情況，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。佛法的

信仰者，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，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，懲前毖後嗎？」認清歷史事實，弄對宗派意識，「不屬於宗派徒裔，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。」如同藕益大師的：「私淑台宗，不敢冒承法脈；究心台部，不肯為台家子孫。」這是何等大智大勇？！

學佛法，有師承是好的。不過，有了有直接師承或間接教授，就極有可能落入一宗一派的窠臼。若欲保持清醒與客觀的判攝力，由衷理解、肯定以及尊重各宗派源流的現實地位，就得保有高度的理智，但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。

## 2·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

1993年8月23日，第一次讀完導師晚期的學術著作——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。這一本書，是年7月30日我帶去花蓮慈濟醫院，8月3日動了脊椎骨（L5）開刀手術，它是我住院時躺在病床上、捧在手中的最佳讀物。兩星期後，也即8月17日我出院了，回到桃園宏善寺藏經閣樓上靜養，直到把這本厚厚的黑皮書讀完為止。

這部著作，使我對南傳佛教阿毗達磨及止觀禪修方面，獲得很大的靈光與啟發性，正如書末最後一段談到《解脫道論》時，導師說：這部論，是解脫的道，依戒、定、慧——三學的次第修證而得解脫。從修持的立場而作的論書，體例分明，為銅鑠部學者修學的指南針。說一切有部的論書雖多，而始終偏重於分別法相。有《甘露味阿毗曇論》，創闢甘露（就是解脫）的道路，但不為論師們所重。在這點上，說一切有部的論書，輸銅鑠部一著。在我國所譯的各派論書中，銅鑠部的論書，也算具備一格了。（1987，p723）



初期的阿毗達磨，原以「聖道為中心」，不如後來有部偏重於法相分別，少事修證。

因緣不可思議！十年後，我在福嚴執教科目，正是銅鑠部大寺派傳承的《清淨道論》及《攝阿毗達磨義論》的論書。



一點靈光啟發，成為我生命中宗教體驗的轉捩點，止觀探討已成為我的喜好，更是我生命的歸依處。

### 3·《性空學探源》

《性空學探源》在檳島期間翻閱過，93年10月16日正式與開恩、開照及開寶法師分別在法寶山及寶譽居討論一遍。此書內容，從「阿含之空」談到「毗曇之空」，與一般以為「阿毗達磨」只說「有」不同。

「知空不即能知有」(p8)引起了我對緣生法、緣起與有方面的興趣研究。「空」是甚深的，而依空而設立的有，說明起來更顯得困難。

「法住決定無為」(p220)一段，引起了我日後對《大智度論》談到菩薩「住頂不墮」、「入正位而未得須陀洹果，菩薩亦如是」等忍而不證深義，以及求取空義，皆提供了莫大的線索。至今仍以為，這是導師早年一本非常好的空義書。

### 4·《空之探究》

2003年，福嚴研究部同學一篇論文作業，在論

證「法住智阿羅漢」觀點時引據了導師的《空之探究》。曾與悟殷、昭慧及厚觀院長等在電子郵件上往覆討論。同年 11 月到福嚴，為推廣班為同學講授《攝阿毗達磨義論》，這時巧遇導師也人在福嚴，住了一段較長日子。我趁機找了厚觀院長商量大計，整理內容，扣緊主題，請院長代問導師，請示該書中「慧解脫阿羅漢沒有涅槃智」的出處根據（該書沒註明）。

這一過程，其中與昭慧法師往覆討論的四封函件經收錄在《弘誓雙月刊》第 74 期（祝壽專刊），而另託院長請示導師後得悉出處的信件也在觀淨比丘《復歸佛陀的教導（一）》（p221）附註記述。

總之，慧解脫聖者（阿羅漢）到底有沒有涅槃智？是後人解讀上出了問題？抑或是導師本有此意？從思考疑點、討論，到親自就教於導師，無論最後答案如何，這次回應已是導師給我最後的遺教了！

### **精衛啣石的護教精神**

印順導師思想到底表達了什麼訊息？他想弘



揚怎樣的佛教？導師說：

其實我的思想，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《印度之佛教》「自序」，就說得很明白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」！

我不是復古的，也決不是創新的，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。

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《佛法概論》「自序」就這樣說：「深深的覺得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。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，……確有他獨到的長處。……宏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。……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（不偏於大小，而能通於大小）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」！

——這是我所深信的，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。」

（《華雨集》第四冊，p2）

從著作或言談中，不難發現導師念茲在茲的，不外「為眾生、為佛教」！

弘法護教本有多樣化，導師選擇了從思想改革著手，關切佛教徒的正見樹立。但礙於先天孱弱而不便遊化的身軀，讓人聽不懂的濃厚浙江口音，因此拿起筆桿來從事文字護教的工作，似乎更適合於老人家了。

記得聖嚴長老曾說：大家像蜂蜜，在印順導師的智慧結晶花朵裡採擷了所需要的花粉，回去各自釀造。

我想，不論現在照著講、接著講，還是觸類而旁通另創新機者，無疑大家皆是從中受益的幸運兒！依著有「小藏經」之稱的《妙雲集》，還有導師六十而後的專題著作，我們減低不少前人苦讀的一些不必要障礙。相信這些著作是佛門中智慧行人的最佳讀物。

老人的思想非常淵博，難見底蘊，後人想從其慧海裡「探淵索珠」（到深淵底下找答案），還真得要下一番老實功夫才行！

與其說：「我已領悟了導師的智慧。」不如說：

「我已領悟到導師的其中一項智慧。」我只在導師一片汪洋慧海中，撈取了幾件浮在水面上覺得相應又好用的，沒能深潛到海底功夫，更不知海底的實際樣子。

近幾十年來，佛教學術研究成果有明顯長足，就某些觀點來說，印順導師也有終生沒涉足或未深入的部分，如巴利系南傳註釋書及藏系各教派註釋書等，也是新一代研究者尚待努力開發的地方。也許，這正象徵「接著講」的人的時代來臨了。

時序不斷遞嬗，佛教身處於不同的時機就有不同的問題，千年瑕瑜，歷經古德的辛勞耕作也許稍有消長。

印順導師 62 歲那一年說過：「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，做到那裏，那裏就是完成，又何必瞻前顧後呢？佛法，佛法的研究，復興，原不是一人的事，一天的事。」
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接續責任，在您、我、他身上矣！

（原載馬來西亞沙巴州《華僑日報》特頁 20050717、31）